

政党在建设民主方面毫无建树



作者:皮菲特丽·苏珊蒂
编译:亮剑

2022年9月4日,印尼主流媒体《罗盘报》刊登了珍德拉法律大学(STH Indonesia Jember)皮菲特丽·苏珊蒂教授(Bivitri Susanti)

对我国政治生态环境一针见血的批评文章。

皮菲特丽·苏珊蒂教授的文章指出,我国政党不是宪政民主的政治机器,而是被简单地视为取得公职的工具。公民以及其在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的代表之间有一座断桥。五年一次的普选活动,显然,在一次选举与另一次选举之间,公民与代表之间似乎存在鸿沟。

国会议员审议的法则法规,虽然遭到民众的断然拒绝,但是仍然获得国会审议通过;不少法则法规在很短的时间内审议通过,完全不准许民众提供建议;仿佛是,在投票箱投票是为了赋予全部权力,而不必与所代表的民众进

行协商。

文章表示,虽然,并非所有人民代表忘却本身的义务。诚然,也并非所有公民都在选举中投票。但是,应更密切地强调这一现象,近来,对不明智与违规行为的抱怨越来越多,例如,商品价格日益高涨、腐败行为日益猖獗;然而,政治精英却只关心可选性,特别是2024年大选已临近的政治年。

沟通桥到底在哪一部分断裂了呢?所谓的“政治精英”,其实,是在一个叫做政党的正式政治机构经营的圈子里。选举参与者是政党。政党为国会、地方议会与行政机构,即总统、省长、县长提供政治人物。在我们的多党总统制中,内阁的决定也考

虑联盟政党的存在,现任内阁部长就有四名政党总主席。

文章指出,所有公职人选都离不开政党的影响,大多数选举过程必须由国会审议通过,包括本应独立的委员会,如肃贪委、全国人权委员会,以及本应管理政党本身的可选性的机构,如普委会与选举监督委员会。

文章指出,司法机构也与这些措施分不开;宪法法院的首席法官与三名法官也由国会审议通过。事实上,大多数必须在国会进行“尽职调查与适当性”的公职候选人都必须先进行政治谈判。

文章表示,我们发现,改革并没有改变政党的政治面貌;政党并不是实现

宪政民主的政治机器,而是被简单地视为夺取公职的工具。对于大多数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可选性,民众的支持与庞大的竞选资金,才可以成为立法机构的候选人,而不是那些具有政治能力与正直的人。

我们对贪腐罪犯可以参加选举的法规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选举法确实允许这样做。选举法是由国会议员制定的,他们当然不想改变对其不利的条款。这些条款也曾在宪法法院多次进行检验,但仍然被宪法法院法官们判定为符合宪法。

作者对那些不重视业绩记录,而强调每个人都当有当选的权利的理由感到非常反感,并表示,如果,

国家由具有民主政治习惯的道德行为者管理,那么,民众是可以接受这种论点。但是,问题是,在确定立法机构候选人时,应该成为过滤器的政党,反而优先考虑赢得席位数量以扩大权力;反而,业绩记录和政治能力不是决定候选人的决定因素。

我们谈论政党改革,通常会无疾而终,因为,通过立法的威胁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正是那些获胜的政党在国会制定法则法规。

作者最后大声疾呼,现在,是民众敦促新旧政党改变政党游戏规则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的民主将不断被置于政治精英交替坐在权力席位上的程序而已。

叙利亚向“偷油”的美军索赔

廖省:林越

迈入新世纪,美国借用“反恐”之名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把魔爪进一步扎入中东。为了掩饰其恃强凌弱的霸道行为,美国政府假借出台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为遮羞布,高喊美丽而动人的口号,宣称要给相关地区带来“自由”和“民主”。

当时,美国在国际上如日中天,其宣传与煽动在中东地区掀起了一系列的“颜色革命”。现如今,美军的形象已经逆转,白宫的蛊惑、忽悠已经很难激起中东人民的响应。

随着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溃败,美国“所向无敌”的神话已随风飘零;而美军在当地的滥杀无辜、贪婪掠夺,让世人惊诧,美军竟然堕落到这一步田地,活脱脱就是一个凶煞恶霸的行为。而与美军的形象同时崩塌的,是美国意识形态“霸权”在中东地区的瓦解。

今年7月美国总统亲访中东,软硬兼施试图拉拢各国对付中国,却遭冷落;连在当地最重要的盟友沙特都不肯买账,最终颓然败兴而归。除了国际形象和意

识形态的衰败,对美国来说更为可怕的是,从叙利亚的情况来看,美军在中东已呈现“军阀化”的趋势。

根据各方分析评论,非法滞留在叙利亚和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军阀化特征。比如,开始摒弃本职任务,落力掠夺当地石油、天然气、粮食等资源。这些违法行为让中东美军有了稳定的财源,滋生抗命的独立性,白宫恐怕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

中国自8月1日起接任联合国安理会月度轮值主席国,这让饱受美国欺凌的叙利亚看到了向国际社会倾吐冤屈的机会。据报道,日前叙利亚外交部已向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安理会轮值主席提出申诉,要求主持公道,让美军为其在叙利亚的非法掠夺行为做出赔偿。

据叙利亚外交部陈情,自2011年至今十余年,美军一直在叙从事窃取、走私、开采活动,导致叙利亚的油气、矿产、粮食资源遭大规模掠夺,而叙人民却要忍受贫困流离的折磨。叙利亚公布的数据表明,美军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1071亿美元。仅8月份,美军在叙境内至少进行8次石油盗采活动;在叙利亚

告上联合国当天,美军出动123辆运油车从叙利亚东北油井,向伊拉克境内运送盗采的石油,这些行为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

叙利亚媒体痛批美军贪婪无耻。叙外交部称,按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叙利亚有权要求美军做出赔偿,呼吁联合国公正处理美军在叙境内犯下的人道公义和经济掠夺。

根据叙利亚的要求,中国召开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发言,对美国提出5点要求。即停止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结束在叙非法活动;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击恐怖活动;解决叙利亚问题必须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各国推动对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需停止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以及资源掠夺。

会后,中国通过外交途径会重申立场,强调支持叙利亚人民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赵立坚指出:“美国通过叙利亚危机搞‘颜色革命’,以军事干预地区局势,导致120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美军持续侵犯叙利亚主权和掠夺资源的行径,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人

道主义危机,应反省战争罪责,停止非法行动,把自由和财富还给叙利亚人民。”

美军在叙利亚的表现,完全颠覆了其过去精心塑造的“救世主”形象。在中东的美军早在奥巴马与特朗普当政时就出现“听调不听宣”的症状,白宫每次下令撤军,五角大楼接着就发出指令,向当地增派特种军,造成美军多次出现“增兵式撤军”的诡异现象。

更可怕的是,作为外来力量的美军,本难以在当地生根。但20年来美军培植了完整的辅助军团,在反政府武装、雇佣军团、军事承包商的支持下,美军在当地开辟了一条扭曲的生存之道;照这样发展下去,白宫恐怕也会被反噬。美国政府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却一直睁眼闭眼,这很可能是因为白宫已经控制不了,但死撑着不愿把实情对外说明。

20年前,美军入侵中东,让其声势达到巅峰;而今美军因在中东作恶多端而声名狼藉。曾经富甲天下的美国,也因在中东的败笔耗尽财富,而债务缠身。但看来白宫并未反思自己的错误,还想为维持“单边霸权”把全球拖下水,这显

然是世界人民必须警惕的。

叙利亚通讯社9月1日称,美国在叙非法驻军当天又用73辆油罐车,满载从叙东北部油田偷盗的石油,通过马哈茂迪非法过境点运往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美军还出动武装车辆护送,造成美军多次出现“增兵式撤军”的诡异现象。

卡车组成的车队出境,但车上装载的物品不能看清楚。

在中东的美军显然食髓知味,因盗窃伊拉克的资源而大发横财。虽然吃相难看,但他们显然不把联合国当回事。叙利亚政府向美国“索赔”的努力,看来是难以获得成功的。

中秋佳节迎宾月圆花好

雅加达:燕飞翔

[中]国传统喜庆节, [金]满盈辉亮通街。
[秋]高气爽绕殿宫, [辉]光姿采繁星空。
[佳]味馅饼清茶伴, [明]镜悬念思亲盼。
[节]奏翩舞吟歌尝, [媚]态佳句颂诗章。
[迎]接盛会情怀环, [高]超视频云递传。
[宾]驾贺语八月卿, [照]耀秋宵十五情。
[月]光缤纷泛星斗, [文]化流传思乡透。
[圆]满华夏夙愿倡, [明]月自古俗擅长。
[花]开富贵聚悦欢, [大]业千秋继兴旺。
[好]文分享处处闻, [地]久天长岁岁温!

庆中秋

牙律:辛韵吟

秋风轻拂月满盈, 华灯遍照万户明。
细尝月饼庆团圆, 笙歌处处乐太平。
遥望广寒倩影现, 嫦娥舞步醉人心。
玉兔吴刚乐开怀, 天上人间喜同欢。

从官员到专家

对于有着土木工程教育背景的学生来说,公共工程部(Kementerian Pekerjaan Umum, 简称PU)本应最大限度地接纳这些工程师。然而,就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部长和一级梯队职位的任命更注重政治背景而不是他们具备的专业特长。所以不用惊讶,华人土木工程师只能任职到二三级梯队的职位。

一般来说,公共工程部会把相同的机会给予全体国民。尤其是为了填补1950年末因为大量荷兰的技术人员离开印尼而留下的人员空缺,许多华人土木工程师进入公共工程部工作,但并非所有人都一直在公共工程部工作下去,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只靠着公务员的微薄工资生活难以继。

能争取做到一二级梯队职位的华人土木工程师包括公路建设计划署长郭怀先(Kwee Hway Sian);水资源研发中心(Puslitbang Air)主任曾英奋(Tjan Ing Hoen);房屋研发中心(Puslitbang Perumahan)主任林祥福(Liem Siang Hok)和城市建设纲领署长(Direktur Bina Program CiptaKarya)亨德罗布拉托托·苏瑟罗

(Hendropranoto Suselo, 华文名Lauw T.H.),最后他成为公共工程部长专家助理(1b梯队)。除了郭怀先,其他三名华人工程师都一直在岗位上工作直到退休。看来在新秩序时期,想成为公务员或是做到较高级别职位都十分受限。实际上,除了亨德罗布拉托托·苏瑟罗之外(在国外毕业于规划学,规划与卫生工程专业都被归为土木工程专业),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比二级梯队更高的职位了。

在公共工程部管辖下,还有建筑领域的国有企业(BUMN),这些公司大多数是在1950年代荷兰承包公司被国有化后出现的。与公共工程部的官职机制不同,在建筑领域的国有企业中有很多华人土木工程师曾身居要职或担任经理职位,甚至可以说在建筑领域的国有企业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这其中就有在阿迪·卡尔亚公司(Adhi Karya)工作的汤龙炳(Thung Liong Peng)和曾源龙(Tjan Gwan Liong),在宁迪亚·卡尔亚公司(Nindya Karya)工作的郭达林祥福(Liem Siang Hok)和建设公司(Pembangunan Perumahan)工作的林振德(Liem Tjen Tek)和吴炳全

印尼的土木工程师(3)

斯特巴努斯·P·林玛萨勒(林 S.P.)

STEPANUS P. LIMASALLE (LIEM S.P.)

(Gouw Peng Tjoan)。他们都是从万隆技术高等学院毕业的。

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上述的荷兰公司被国有化,许多华人土木工程师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荷兰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他们的一部分在公司国有化转型期间攀上事业顶峰,发挥自身作用帮助公司做大做强。然而,到了新秩序时期,那些华人员工晋升的机会受到限制。但是在印尼国营公路服务公司(Jasa Marga)的胡福春(Oh Hok Djoen)和在胡塔玛·卡尔亚公司(Hutama Karya)工作的陈高佳(Tan Ko Ka)就在新秩序时期得到了晋升。这意味着华人工程师们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和杰出业绩突破新秩序时期的重重障碍和困难的。

在其他部门也有华人土木工程师的身影。比如王平亮(Ong Ping Liang)就在海上交通部(Kementerian Perhubungan Laut)工作并且身居要职。实话说,对

于笔者来讲,想找出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华人土木工程师实属困难。

也有一部分华人土木工程师在一些专业公司或者协会工作,比如像印尼建筑专家协会(Himpunan Ahli Konstruksi Indonesia, 简称HAKI)、印尼土壤技术专家协会(Himpunan Ahli Teknik Tanah Indonesia, 简称HATTI)、印尼道路发展协会(Himpunan Pengembangan Jalan Indonesia, 简称HPJI)、印尼水利技术专家协会(Himpunan Ahli Teknik Hidraulik Indonesia, 简称HATHI)和印尼建筑管理专家协会(Himpunan Ahli Manajemen Konstruksi Indonesia, 简称HAMKI)。

对于笔者来说,要研究关于杰出华人土木工程师并非易事,所以下面阐述的内容只是部分成就显赫并且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工程师们。

文泰迪(Teddy Boen, 华文名Boen T.T.文 T.T.)

作为一名著名的地震工程学专家,文先生从日本学成归来后,就将他的

地震工程学知识普及到印尼社会,成为印尼地震工程学的先驱。他曾创办一家RBW(一种防震的建筑结构)技术顾问公司,后来投身成为咨询师/私人企业顾问咨询师。文先生曾在一些公立及私立大学的工程学院授课,并且撰写了许多专业领域的著作。虽然他是印尼建筑专家协会(HAKI)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更积极投身国际专业机构的工作,并且在国际地震工程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arthquake Engineering, 简称IAEE)担任主席。他还经常以与会者、演讲者或主持人等身份出席国内外的研讨会。并且在印尼发生地震后积极进行实地观察与调查。



Lie E.S. 李 E.S.

哈利安多作为全雅加达的拔尖学生被万隆工学院录取,因为有着十分优

异的成绩,他被称为罗塞诺(Rooseno)的“宠儿”。毕业之后,哈利安多开始从事建筑承包行业,并且在印尼大学的工程学院任教。在维度建筑公司(Dimensi PT)工作时,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后来因为他要到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gne-Urbana, Chicago)继续深造,事业一度中止。在这期间他获得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一回到印尼,哈利安多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印尼大学的教职工作当中,他还分别担任过土木工程系主任和副院长两个任期。凭借他的专业特长,他也曾在混凝土预应力特别承包商印尼VSL建筑公司(PT. VSL Indonesia)和钻孔承包商钻孔桩公司(PT. Caisson Dimensi)工作过。他还活跃于印尼建筑专家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一职。哈利安多曾担任雅加达特区建筑技术咨询小组(Tim Penasihat Konstruksi Bangunan DKI Jakarta)的组长和印尼国家仲裁机构(Badan Arbitase Nasional Indonesia)的副主任。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